

小說 第二名 王仁劭 筆名/姜人
個人簡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為什麼我要讀研究所呢？

火箭人升空後

給火箭人一號：這是你二次的死亡。你知道嗎？我想到一個很愚蠢的方法——空葬。我買了一包乾癟的大尺寸汽球，還上網去訂購一桶附贈送氣嘴的氫氣，打算在小紙條上寫出想給你的話，這是第一張，因為想到什麼才寫下，所以不確定最後會寫幾張。我打算把這些紙條都捲成火腿腸那樣的大小，纏上膠帶，將回憶加壓、濃縮，塞到白色外觀的汽球裡頭，找個天氣晴朗又無風的日子，在一方廣袤且視線內皆無電纜線的地方升起這顆汽球。當它飄浮到一定的高度，內部無法負荷氣壓的時候就會爆炸，某方面也算宣告這顆汽球的死亡。藉由這種連結死亡的方式，好像才有辦法將這些紙條上的話順利傳達給你，至少我覺得比什麼等你託夢或觀落陰還來得有效率多了。

可能是新聞報導、網路影片搭配的畫外音，抑或是社群軟體上某個人對於某張照片的一小段註解。總之我很常看到、聽到「什麼什麼被鏡頭捕捉到什麼什麼……」的句法，但我覺得在綾子身上這句話應該要倒過來才適用。

綾子有一種能捕捉鏡頭的嫵媚天賦。從昏黃煽情的燈光映出她的髮絲潤澤，眨眼時眼睫毛傳出的律動，還有嘴唇微張的角度都像是設計好的，就連她纖細的抬頭紋也彷彿是為了襯出潔淨肌膚足以包容一切細瑕。綾子渾然天成是主宰鏡頭的存在。

綾子看著那顆鏡頭，撥弄了下頭髮，然後露出我難以形容、也從未見過的笑。

拍了嗎。拍了嗎。

拍了嗎？我愣了一下，然後點點頭，綾子才走下那塊標示著七星山主峰與海拔高度的石頭，接過我手中的相機，檢視裡頭六、七張不同姿勢的照片，放大又縮小，滿意的將相機遞給我。

綾子打趣的問我要不要也站在那拍張照片留個紀念，我苦笑，告訴她如果石頭上的數字是三位數，那倒是有可能。

我們沿著陡峭的石階下山，踩到龜裂處時我總會緊張的調整呼吸氣息，石階狹窄像滿天的棉花糖雲，大概是我的腳掌再往前一步就會踩空，左右兩邊也沒有繩索能讓我抓，導致我的視線沒辦法採取平視，得專注盯著腳下，否則一不小心就會失足。

視線一朝下，高度所滋生的惶恐也跟著立體起來，這更讓我感到不安。

綾子快步走在我的前面，直到領先一小段距離後才注意到我的笨拙和怔忡，她停了下來，等到我走至她身旁時便舉起手來牽著我，她知道我怕高。

「站在那麼高又貼近崖邊的地方拍照，妳不怕摔下去嗎？」我說。

綾子眯起眼睛。「摔下去會怎麼樣嗎？」她說。

會跟沁暉一樣。

我這麼心想，但沒說出口。

「如果怕高的話，就不能當火箭人了，如果不能當火箭人，就永遠只能看到正常人都會發現的東西噢。」

這段話是十幾年前沁暉坐在長頸鹿的耳朵上對我說的，他那時就已經決定要當火箭人了。這只不過是剛升上國小三年級後沒多久的事情，連火箭人的由來也只是因為英文老師給沁暉取了個叫 Rocky 的名字，後來我們學到 rocket 這個單字，念起來跟沁暉的英文名字有點像，他就給自己封上一個聽起來很帥的稱號，Rocket man，火箭人。

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道火箭人跟普通人差在哪，但直到國小畢業我都沒有爬到長頸鹿的耳朵過，最多就是到背部吧？再爬上去手汗分泌會像打開蒸籠蓋那樣，握不太緊一圈圈的金屬環——長頸鹿的脖子。好吧，可能真的到了長頸鹿的耳朵就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我沒有當火箭人的資質。

「聽說之前高年級有一群男生，打賭誰敢直接從上面跳下來，有人還真的跳了，結果沒注意到旁邊的樟樹樹枝，一顆眼球被戳下來，他的同學們嚇得全部逃走，那一顆沾滿灰塵的眼球就這樣被留在這。」我隨手指了長頸鹿底下的一處土壤，對沁暉說道。

「騙人。」

我還真的是騙人的。操場旁有那麼多能爬的遊樂設施，有梯子造型的、像帳篷的繩床、可以跟猴子一樣抓著一根根盪過去的(我不知道那叫什麼)，還有格子狀的橢圓柱體能自在穿梭內外.....這些我都敢玩，唯獨最高的長頸鹿會讓我卻步，但沁暉偏偏就愛。

上課鐘響了，沁暉嘴上雖然說我騙人，不過還是很老實的抓住鐵管，從長頸鹿的口中滑了下來。

我知道懼高症是一種心理疾病，回想起來，當時編那個眼珠的故事只是為了搭一座空氣雲梯讓沁暉下來找我。但現在綾子牽著我，雖然我走在她的身後，聞著她的髮香，看衣服因為汗水浸濕而透的裸背及內衣的輪廓與顏色。

我還是覺得她好高，甚至懷疑兩人肌膚的接觸有幾分不真實。

下山後我問綾子要不要吃飯或是找間咖啡廳坐著休息一下，她說都可以。我替綾子戴上安全帽，機車引擎一發動後她便緊抱著我，是那種胸罩的鋼圈跟胸部的脂肪都彷彿混雜交融的無差別無尾熊式抱法。

綾子說下次她想體驗飛行傘，或者高空彈跳，問我敢不敢。

「怎麼都想玩那種很危險的活動？」

「因為我想試啊。」綾子在我耳旁說道。

山路很容易騎到時速八十以上，風聲呼嘯加上安全帽罩住我的耳朵，讓我有點聽不太清楚綾子說的話，我偷偷低頭看著綾子環抱我腰間的雙手，左手腕上有兩道明顯凸出的疤痕，像撥開百葉窗的間隙，裡頭有雙救贖的眼睛要從中竄出。

綾子說的是試還是死呢，在我第一次感受到綾子的體溫和觸感交疊的同時，覺得答案就先借給風聲，也不用急著去討回。

給火箭人一號：後來綾子跟我出遊了幾次——對，是綾子，而且是她主動約我的，很難想像吧？我喜歡她那麼多年了，用美夢成真來形容再不為過，比起火箭人，搞不好我更適合當全能的工具人。綾子都會叫我幫她拍美照，你也聽我說過她的急性子，總是不停問我拍了嗎？拍了嗎？我從來沒跟綾子講過有關火箭人的一切，因此每次聽到這三個字都有些悵然，會不自覺想到你，像雙腳踩在海灘上，我朝你向前走幾步，迎來的海浪挾帶輕如沙礫的回憶，襲捲蝕來時卻有多沉重，躲不了。

我拿到無線電的時候是沁暉已經當火箭人好一陣子，他換了一個新的藍色火箭造型的背包，非常仿真，前面的置物袋上甚至還有類似時速的儀表，背包最底下掛著兩條軟趴趴的火焰，火焰一下子就破洞了，因為總是會滑進國小教室的木椅，有時候還會勾到釘子。除了包包之外，就連鉛筆盒也是火箭造型的，以當時的流行話來說叫酷斃了、蕭炫炮的，裡頭還內建彈珠台，但很快就被老師警告上課時只能拿必要的文具，鉛筆盒一律放到抽屜裡。

還有鞋子，沁暉買了一雙新的紅色慢跑鞋，他說火箭人就是要穿紅色的鞋子才能跑得快，我覺得是某種歪理。火箭人改造計畫還沒結束，有天他到學校時將一台無線電遞給我。

「這台給你，之後會用到，我也有一台，第三節下課帶著它去秘密基地。」沁暉打開背包秀出相同款式的無線電。

上課時我偷偷把玩了一會兒，把天線拉高再塞回去、仔細研究上頭密密麻麻的按鍵，將無線電翻到背面掀開蓋子，但裡面沒有電池，嚴格來說用處是零，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弄到這玩意兒的。

第三節的下課有二十分鐘，所謂秘密基地只是長頸鹿附近的草叢後面，那裡躺著一塊扁扁的石板，兩個人坐在上面沒問題，還可以隔著磚牆的縫隙看到學校外馬路上的行人及來車。

沁暉將天線拉高——他成績很差，大概不懂這樣的距離是不需要動到那根天線的。接著按住通話鍵。「這裡是火箭人一號.....重複一次，這裡是火箭人一號，火箭人二號有聽到嗎？」沁暉斜眼盯著我。

莫名其妙的，我在那天也變成了火箭人。一個怕高的，飛不上去的火箭

人。

「這裡是火箭人二號，收到，收到。」我配合沁暉的演出，對著無線電講話。

「火箭人二號，你以後想要當什麼？」

「呃.....當火箭人？」我說。

「白癡！火箭人不是一種職業。」

「那火箭人一號，你以後要當什麼？」

「拍了，拍了。」沁暉說。

我疑惑了幾秒，才意會到「拍了」就是 Pilot，飛行員，王八蛋 T 的發音都不唸出來。沁暉說既然是火箭人，就一定得在天上飛才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拍了。

我提出疑問，那為什麼不當忍者？忍者更帥啊。那時候電視一到五的晚上五點半，在二十八台都會播忍者哈特利，有幾集便是哈特利將自己綁在風箏上，或是用忍術飛鼠術——雙手雙腳撐開一條布巾，弄得像降落傘似的。

沁暉說那種雕蟲小技只能在空中短暫停留而已，而火箭人是可以待在空中非常久的。

「火箭人待在空中那麼久能做什麼，還有，哪時候要下來呢？」我問。

沁暉沒有回答，只是默默地爬到長頸鹿的頭部，一屁股坐在鐵環上，拿起了無線電。這裡是火箭人一號，葉子上有一隻醜死人的黑毛毛蟲.....左邊數過來第三棟的房子有個媽媽正在曬衣服.....有輛車子開過來了，是銀色休旅車，駕駛正在抽菸，靠，亂丟菸蒂.....火箭人二號，地面的狀況如何？

「報告，六班的胖黑正在打躲避球，美術老師正從司令台旁走回教室。地面一切安好，火箭人二號還不想升空。」

我再重複：地面一切安好，火箭人二號還不想升空。

綾子將寬鬆的上衣掀起，用嘴唇叨著領口，露出了黑色胸罩還有渾圓的乳房，她接著以左手搓揉自己的胸部，右手則隔著丁字褲撫摸著陰部，身體忘我的律動像陶醉在老派抒情鋼琴聲中的慢舞，過了十四秒鐘，綾子將最外層的薄紗外套給脫下。

我接過綾子的外套，她怕工作人員替她穿戴的安全防具會扯壞質料輕盈的衣物，因此先交給我保管。

綾子跟我並沒有去玩高空彈跳，一個月內的假日時段都已經額滿了，只好到台南仁德的一處創意園區，她上網查到這邊也有類似高空彈跳的體驗。

老實講，幸好沒有。我光是從一樓爬到設施的遊玩處就已經有些腿軟，老舊糖廠改建的園區充斥著生鏽斑駁的鐵梯，踩幾步就會聽到咿咿歪歪的聲音，好像要穿透耳膜戳刺著神經中樞一樣。還有玻璃材質的透明地板，我幾乎是屏住氣息，將視線鞏固如堅硬的堡壘才能稍微鎮靜。

我們買的是星光票，園區裡的人潮已經不多，但還是可以聽到四面八方傳來的尖叫聲。原本綾子是打算先玩一個將人吊起來，升至高點後放掉繩索，上頭的人就會像鐘擺一樣在空中來回擺盪的體驗，只是工作人員說報名已經截止了，綾子有些氣餒，便拉著我直接走上以大榕樹為中心的螺旋階梯，抵達了高空彈跳的體驗場所。

「來，背對我走進來——幫我把門關上，好，轉過來，走到這裡。」工作人員扶著綾子，七層樓高，她的腳離騰空只剩一步。

「等等數到三妳就往前走，不要跳，不要抓著旁邊的欄杆，會緊張的話就雙手抱胸，快要到地面時會有其他工作人員指示妳。」

綾子點點頭，然後轉頭朝我露出一抹微笑。

一。二。三。

綾子就這樣在我面前掉了下去，幾乎是毫不猶豫的。我在另一邊仔細看著墜落的過程，她的雙手沒有抱胸，就連眼睛都沒有閉起，甚至身體還往前傾斜。該怎麼說，已經不像一個跳樓自殺的人該有的姿態，而是選擇毫不惶恐的來直視死亡。

從七層樓高跳下到地面大概只有短短五秒，我的手掌已經濕透。工作人員轉頭看著我，問我有沒有要玩。

我好想跟在綾子之前的那個女生一樣，她穿齊所有裝備，也站到狹小的平台上，但就在往下看了一眼後，便退了幾步，轉身低下頭來扶著欄杆喘氣。她問工作人員說能不能等一下。女工作人員輕拍著她的肩膀，沒多久我聽到她說她可能還是沒辦法，就將裝備卸下後離去了。

我想跟她一樣服從害怕的本能，但我不能，我是火箭人二號。

「我想先等我朋友上來，她的東西在我這。」我對工作人員說。

過沒多久後綾子便回來了，裝備沒脫，她說想再玩一次。我抓著綾子的手臂，緊張的問起感想。

會不會有人生跑馬燈閃過？之前的回憶那些的。沒有噢，在空中的時間太短了。你可能會有的，因為怕高嘛。綾子眯起眼睛笑起來。

好。來。一樣喔，不要抓著欄杆。

一。二。三。

綾子再度往下一跳——快訊/國軍黑鷹直升機稍早前發生墜機事故。一架空軍救護隊 2 日上午迫降至新北市烏來山區，初步判斷因山區天氣驟變，直升機遇上山谷與山谷之間的上升氣流，導致方向儀不受掌控，產生撞山意外，機上共有 11 人，其中包含空軍現任上將劉義祥，完整人員及傷亡名單將持續追蹤。記者呂士凱、方琦、張璇茵、王銘瀚/台北報導。

「你要玩嗎？女朋友都試兩次了，這不會很可怕啦，速度比你想像中的還慢。」工作人員對我說道。

我將包包及雜物放在一旁的置物櫃上，繫上裝備，讓工作人員慢慢地引領著我走到平台的最前端。我朝下一看，綾子正對我揮揮手。

一。二。三。我還是遲疑了一會兒。

比起火箭人一號所經歷的，這種墜落高度根本微不足道，我深呼吸一口氣，往前踩了出去。

給火箭人一號：我今天去公園試放一顆汽球，假裝手滑，因為那裡面還有好多人。汽球飛行的速度比我想像中還快，我發現我少了一個重要的東西，望遠鏡，因為汽球飛到肉眼已經看不清楚時卻還沒爆炸，那樣的話我就沒辦法確認這些話是否真的有傳到你那，別擔心，我回家後就立刻上網訂了一副雙筒望眼鏡，十倍率的應該夠了。對了，前陣子我看到一個新聞，亞馬遜的創始人貝佐斯搭乘一枚火箭前往太空，新聞說他們是首批進入太空且沒有專業宇航員陪同的平民旅客，我看到這裡時就笑了出來，首批進入太空的貝佐斯，大概只能算火箭人三號吧。

雖然你一直叫我火箭人二號，卻是直到最近我才真正體驗到滯空的經驗，也是跟綾子一起去的，幹，有夠可怕，跳下去之前我還發出了「呃」的一聲，跟你比起來應該不算什麼，只是我真的盡力了，你應該懂吧？後來綾子看我臉色發白，就親了我一下，有點好笑，因為我腿軟但老二硬。她說我很勇敢，但我總覺得她才是最勇敢的那個人。

沁暉對於火箭人的熱忱只存在於國小三、四年級，長大之後他就再也沒提起過小時候的蠢事了，但我偶爾還是會調侃他。火箭人，現在飛去哪啦？

「新竹啦幹你媽的，單位有夠操。」沁暉說。

早在國一時沁暉就喪失成為拍了的能力，因為他打電動打到成了一個大近視眼，我們的交情從國小到成年後都依舊要好，從彼此分享一包統一脆麵到交換 A 片；從國中爭著網咖錢誰要出，到之後吃飯時他總是自動掏出錢包買單。

「幹，學生就乖乖讓有賺錢的人請客。」

其實每次沁暉這麼說，我都感覺他的身形越來越高，就連影子在空中都拉得好長，好像脫離了火箭人卻繼續穩定飛往下一個人生階段，而火箭人二號卻是個還留在地面的死大學生。

他高中畢業那年沒考大學，而是就讀空軍官校，受訓兩年後成為一名職業軍人。有點諷刺，做出這個決定時也是火箭人一號的第一次死亡，沁暉的家裡需要收入，無法讓他跟多數人一樣就讀大學。

放假時沁暉總跟我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他的工作內容是在新竹當塔台管制員，每天監控著好幾十架的戰鬥機，讓那些戰鬥機能順利取得地面概況後進場。

「跟你說，上上禮拜我碰到了 Bingo。」

「Bingo？什麼鬼。」

「就是我們空軍都有一堆代名詞啊，例如新竹機場是 PO，清泉崗是 MQ，嘉義是 KU 之類的。總之 Bingo 是緊急情況，代表那架戰鬥機幾乎快沒油了，要幫它安排最短路徑進跑道。你可以想像戰鬥機降落時是像跑操場外圈那樣，通常要有一個緩衝的弧度，幹咧，那個飛行員不知道是沒算好油量還是怎樣，搞到我要幫他安排一條直接橫切操場的路線，你聽起來覺得沒什麼，但要是飛行距離再拉長，那架戰鬥機可能會直接掉到海裡。」沁暉解釋了起來。

「那後來安全降落後你沒有去幹罵那個飛行員嗎？」

「幹你媽啦，拜託，飛行員？少爺兵耶，又不是想當就能當。要當飛行員得通過很多測驗，基本就視力要 1.5 以上，然後還有壓力測試。」

「什麼壓力測試？」

沁暉比手畫腳了起來。因為戰鬥機的起飛瞬間重力會達到 9G，通常飛行員會暈厥一小陣子，這狀況叫 Lock，所以受訓時會進到一個特別的空間進行壓力測試，在裡頭慢慢提高壓力，模擬一千公尺、兩千公尺所承受的壓力。

我聽到這些內容，都覺得那個童年懷抱純真美好的火箭人已經消失無存，沁暉還在天上飛著，所倚賴的燃料來源卻是比什麼模擬空間還要龐大數倍的生活壓力。

他接著聊起了我的近況，我說一切都還行，除了綾子交男朋友外。

我跟綾子是高中同學，碰巧又考上同一所大學，沁暉從來沒見過綾子本人，只是從我這聽過很多她的事，包含我高二時跟綾子告白被打槍，但兩人到現在偶爾都還會聊天。

「那你還喜歡綾子嗎？」沁暉問。

「喜歡啊，就覺得現在這樣也挺好的，一直跟她保持聯絡，搞不好哪天就輪到我了。」

「可憐，臭工具人。」

「沒差吧，總比當火箭人還好，那無線電我還留著呢，放在家裡，要還給你嗎？你裝個電池，搞不好高裝檢的時候會需要，或是捐出去給其他拍了使用也不錯。」

「操你媽拍了！」沁暉講完後巴了一下我的頭，開始喃喃自語起來。「真希望你之後可以跟綾子在一起，然後婚禮請我當伴郎，致詞我不行，但紅包五位數沒問題。」

「努力努力囉。」我說。

能體會並參與到最好的朋友的喜悅，那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沁暉最後是這麼對我講的，我說我也是，希望我們都不要有 Bingo 的那天。

給火箭人一號：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是用汽球來跟你講話，我想那跟風有關。我現在住的房間的喇叭鎖有一點老舊，通常我去附近買東西時是不會鎖門的，而回來的時候，由於喇叭鎖不牢靠的緣故，不需要轉動門把，只要用推的

門就會打開，但低機率時候鎖舌會完美的鑲嵌進槽孔內，這時候就推不開，我第一個念頭都是有其他人在房間裡。

你是空軍，又在新竹單位，所以很自然的讓我聯想到風。你飛走後的隔天我就立刻到你文山區的家了，你爸你媽看到我來很開心，但其實兩人的眼眶都還有些紅腫，我在火箭艙內看著你照片前插著好幾炷香，那應該是升空所需的燃料吧？你爸告訴我說你現在不太適合見客，因為不是很完整，我能想像撞擊力道有多大。我說沒關係，就在往前走的時候突然颳起了一陣風，會不會是你在旁邊？我的舌頭像鎖舌一樣緊密扣合，因此講不出話來，但是轉開門把後，依舊是空蕩蕩的房間沒有任何人。

一隻大手先撫摸著綾子的臉頰，接著將食指湊近綾子的嘴邊，綾子吸吮了幾口，那隻手再來順風而下滑到了乳頭處，綾子呻吟著，鏡頭有些晃動。接著那手溫柔的按壓著綾子的頭，向下，向下，就定位之後綾子伸出了淡粉、光滑無苔的舌頭。

舔了一口冰淇淋，綾子問我會不會緊張。

「何止緊張，怕得要死。」我說。

「你明明有懼高症，為什麼還答應來花蓮跟我一起報名飛行傘。」

「喜歡妳吧。順便看能不能治好。」我聳聳肩。「那妳呢？怎麼突然熱衷起這些極限運動。」

綾子跟我說了一個小小的故事，從她朋友那偷來的。

有個晚上綾子跟朋友打電話聊天，她朋友突然提到那時鬧得轟轟烈烈的新聞，有輛火車出軌，死了不少人，而綾子的朋友恰好認識其中的一名死者，不是很熟，但兩人甚至有見過面，聊過幾次天。綾子的朋友在電話那頭悠悠的說著：「總覺得很不真實，一個認識的人就這樣突然消失了。」

綾子摳弄著手上的疤。「最近有些事困擾著我，讓我也有點想要就這樣消失。」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只能摸著綾子的臉頰，試圖輸出給她一些燃料。

「死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綾子拄著頭說道。

「大概像那個吧。」我指著餐廳裡的電視，上頭正在播報新聞。

UH-60M 黑鷹直升機事故完整 11 人名單出爐，空軍司令上將表示，11 位同仁中有八位沒有生命跡象，三位生還。罹難名單分別是飛行官正駕駛：何冠文中校、飛行官副駕駛：馮元亮上尉、參謀總長：劉義祥上將、政戰局副局長：江啟銘少將、機工長：陸宇彬士官長.....通訊處：曹沁暉中士。目前已將關鍵的黑盒子送至飛安失事調查委員會，準備釐清事發前.....。

「BTS 怎麼了嗎？」綾子看著電視正播報的娛樂新聞介紹的韓國偶像團體，疑惑的看著我。

我搖搖頭，隨口扯淡搪塞過去，綾子也沒有追問。

而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從事這些具危險性的活動，綾子跟我一樣，都隱瞞了些什麼沒告訴對方。

給火箭人一號：你曾經跟我說過，能體會並參與到好朋友的喜悅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我認同，但我想既然能有喜悅的共感，那相反的，死亡的共感會不會也能體會呢？我現在就是在做這些事情，藉由墜落或是滯空的片刻霎那，試圖從中跟你一起恆久的翱翔。說穿了這本來就是火箭人的份內工作，只是我一直逃避所謂升空這件事而已，因為我曉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實體升空後不會落下的，就連好幾十萬光年外遙遠的星星都有生命週期，最後也會化成流星殞落，你搭乘的那架黑鷹直升機也一樣，只是它掉下來的方式我不太能接受。綾子的朋友說：「總覺得很不真實，一個認識的人就這樣突然消失了。」這句話其實不是針對你，但你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有關生命的無常，正是因為一個交情最深的人突然消失了，才感到格外真實。

沁暉曾經跟我講過飛行員的專有名詞，空間迷向，那是在後來他想起要成為飛行員得具備的一個先天條件而跟我補充說明的。飛行員的方向感要比普通人都好，否則很有可能會出現空間迷向的慘況。

飛行員在駕駛飛機或戰鬥機時，主要依照兩種天氣狀況來決定操作機體的方式，第一種是目視天氣，第二種是儀表天氣，通常能用目視的方式是最無風險的，然而由於大霧瀰漫，或是濃厚的雲層阻礙視線等，當飛行員看不到外界的情況下就需要仰賴儀表來判定飛機的姿態和方位。

而空間迷向是當飛行員進入雲層，或是夜晚飛航時所可能發生的情形，由於這樣的環境沒有明顯的地形物當參考點，因此容易將海面的漆黑誤以為是天空，而將天空的星體錯認為海面船隻的燈光，產生海及天空上下顛倒的錯覺，以為飛機是爬升，實際上卻是往海面衝去，所以飛行員一定得具備優異的方向感。

我覺得空間迷向這個名詞聽起來既唯美又可怕，並且不一定侷限於在飛行員身上，例如我也覺得那個我愛了這麼多年的綾子，跟真正的綾子會不會其實也是顛倒錯置的關係呢？

鏡頭不斷晃動著，像機身遇到亂流一樣，因為綾子的舌頭舔舐吸吮那根陰莖長達三十秒，從馬眼到外層的腫脹血管，從陰毛滋生的陰囊到根部，綾子像隻奶貓一樣，沙沙的舌頭讓掌鏡者的手不停抖動著。

綾子脫去內衣與內褲，彎腰起身，胸部在鏡頭前呈現大特寫，無法聚焦但乳頭周遭的小點點看得一清二楚，我甚至能看到綾子吞嚥口水或前列腺液？時喉嚨產生的起伏。當綾子再度置中於鏡頭，她的手正撕開保險套，擠出空氣的動作老練嫻熟，接著替那根陰莖完美的包裹上一層防護。

接著鏡頭挪了下位置，遠景鏡頭是你我都知道要用來捕捉細節，將地點和人物的一舉一動呈現給觀眾。然後鏡頭不再晃動，定點拍攝，那代表掌鏡者的雙手都空了出來，接下來的劇情就跟鏡頭一樣，都牢牢的固定住了。

「都固定了。」綾子照著教練的指示，伸出手檢查，確認身上的安全措施都有扣緊而無鬆脫後對教練說道。

我站在綾子旁邊，也將裝備檢查了一次，接著戴上墨鏡為防飛行的過程中紫外線會過度曝射眼睛。

我跟綾子有上網做過功課，都先吃下了暈車藥以免在空中產生暈眩嘔吐感。教練將綁在腰間的繩子拉緊，做完最後確認後便指示我們坐到飛行傘的前座上，並戴上安全帽，教練自己則坐到後座控制飛行傘。

我以為飛行傘是從很高的山上往下飛，事實上我們大概在不到半山腰處的平坦地面而已。

開始奔跑，我的腳尖慢慢離地，火箭人二號即將升空。

給火箭人一號：記不記得國小時我在長頸鹿底下問了你一句：「待在空中那麼久要做什麼呢？」現在我知道答案了，飛行傘在空中除了看到太平洋的寬廣蔚藍，和花東縱谷盎綠的景色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回想很多事情。

信不信？雖然只有二十分鐘左右，但我覺得體感時間根本不只，國中教過每上升一百公尺，溫度就會下降零點六度，時間可能也因此凍結了，不過主要應該是逆風和速度緩慢的關係，教練有問我要不要飛快一點，我大吼對他說千萬不要。我還是很怕啊，別忘了我有該死的懼高症。至於你那邊的速度又得以讓你在空中想起什麼呢？是你的家人？你的女朋友？還是想著你真的好倒楣，只不過因為有幾張派得上用場的執照，就剛好被抓去出這次的任務——這是經由來看你的長官跟你爸講，再由你爸偷偷告訴我的。

無論你在空中想到什麼，我只是要告訴你，我在上面怕得要死，心跳超快，差點把午餐吐到太平洋。你看到這張紙條的時候會笑出來吧？那個連長頸鹿都不敢爬的火箭人二號，有一天居然會飛在海拔一千公尺左右。

這是我唯一能做的，跟你一起體會瀕臨死亡的感覺。

回民宿的路上，後座的綾子抱著我，在耳邊問我飛行傘好不好玩，懼高症有沒有痊癒了。我說根本沒有，而且我不會再嘗試了。

「那妳覺得好玩嗎？」

「好玩啊，超刺激，我一直叫教練能不能再飛快一點，他說小姐妳瘋了嗎？」

我點點頭，沒多說什麼。等到停紅燈的時候，我轉頭看向綾子，將安全帽的前罩掀開。

「其實妳希望繩索就這樣斷掉，然後一個人掉到海裡吧？」我說。

那個紅燈有九十秒，綾子沉默，直到變成綠燈時才又抱著我，將整個臉埋在背上然後大哭。

那是自從綾子的性愛影片被前男友惡意流傳到網路上後，我第一次看到她坦然面對哀傷的神情。

我騎得很慢，慢到有餘力跟風追回答案，那時候綾子講的是試不是死，我不想要綾子就這樣消失。

回到房間洗過澡後，我跟綾子像兩隻獸纏在一塊，在床上褪去彼此的衣物，擁吻交疊、忘情撫摸、貪婪舔拭著每一處肌膚。

但當綾子跨坐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畫面好熟悉。那三分二十七秒的影片我看了數十次，沒有一次是讓我有想要自慰的衝動，反而是呆愣著，就像現在一樣。

鏡頭固定後，綾子握著硬挺的陰莖，以女上男下的姿勢賣力的扭動著臀部，甩頭髮、淫叫，那雙手時而拍打綾子的屁股，時而粗暴的搓揉綾子的乳房，綾子看起來很享受，欲仙欲死，感覺快要射精時就放慢頻率，低頭親吻著胸膛，然後再加速衝刺。

影片的最後，那雙手將綾子挪開，抽掉保險套，右手緊握陰莖開始上下摩擦，而綾子則再次張嘴，五秒鐘後將所有精液吞了進去。開頭跟結尾是差不多的，只差在綾子嘴邊沾著白稠的液體，同樣露出我從未見過，也難以形容的笑。

影片中男生並沒有露臉，但我卻沒辦法將自己代入成裡頭的男主角。

綾子看著我軟綿綿而無力的陰莖仍然硬不起來，尷尬的將視線別開，我突然又開始感到不適，仰望著坐在我大腿上的綾子，她整個人突然抽得好高高。我頭又開始暈了起來。

「對不起.....我可能剛才.....」我想編個藉口卻突然詞窮，只好坐起身抱緊綾子。

綾子撫摸著我的頭髮，對我說：「沒關係，我才要說對不起。」

如果說火箭人升空後就註定要墜落，一號是這樣，二號也逃不掉。

那天從花蓮回來後，綾子便再沒有回覆我的訊息，打電話過去也沒有接，她好像以另一種形式消失在我的生命中。

但我很確定綾子並沒有自殺，因為我從共同朋友得知她依舊有更新社群網站，並且也會正常回覆其他人的訊息。

我怎麼都想不到，是綾子治好了我的懼高症。

一個月後，綾子終於回覆我的訊息，傳來的是幾張照片，照片上的她在酒吧裡親暱地摟著男生，裡頭與那部性愛影片中的旅館有著同樣煽情昏黃的燈光。我注意到綾子的左手，戴起了一只手錶和手鐲，巧妙的將之前割腕所留下

的疤痕遮掩住。

我依舊斷斷續續的送出訊息給綾子，問她到底怎麼了，問我到底怎麼了。

又一個禮拜後綾子才終於回覆我，這次她傳來的是一則我再不能熟悉的影片。

我有一種綾子早就知道我看過她的性愛影片的預感，那時候如果我的陰莖能硬起來，就會是一種證明，能無私包容綾子的汗點。而現在她想要將所有愧疚與罪惡感通通攬向自身，選擇用自我毀滅式的報復來對我進行放逐。

而傳完那影片之後綾子再也沒有跟我有任何的交集。

空間迷向不只發生在飛行員，而會發生在所有迷惘之人上，也許綾子正是這樣的狀態，我不清楚她到底是在上升還是墜落。

看到綾子傳來那影片的當下我並沒有哭，只是一個人在凌晨兩點默默走到頂樓。

八層樓的高度，我往下俯視，然後發現我的懼高症居然是這樣被綾子治好的——因為我根本不怕從這裡跳下去。我突然懷念起那個膽小的火箭人二號。

在那個想死的寂靜舒適的夏夜，一陣風朝我臉上吹來。

我還不能墜落，因為火箭人一號已經將所有燃料都給了我，自己則被剝奪了飛行的動力，並且墜毀在山區。沒了燃料等於失去了火，火箭人一號現在只能當賤人一號，我所能做的僅有挾帶賤人一號的寄託，安然無恙的繼續在空中馳騁。

什麼都不講就這樣消失了，賤人一號你真的有夠賤。

給火箭人一號：這是最後一張紙條了，我想還是有些好消息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懼高症沒了，現在火箭人二號再也不怕升空，另外我跟綾子在一起了，只可惜你沒能親眼看到，否則你一定會很開心吧。

即便我到現在依舊沒想到究竟有什麼東西升空後不會墜落或降下，但那也沒什麼關係了，至少我已經發現那些過往都沒辦法看見的事物，小時候我說有人的一隻眼睛在長頸鹿旁被樹枝戳下來，我是天才吧，因為那是騙你的。所以現在我多了一隻眼睛的配給額度，借你用吧，我跟你爸你媽還有一定好多人都洗過那隻沾滿灰塵的眼睛了，你可以讓火箭人二號帶著你的眼睛，繼續看那些身在地面就無法察覺的景色。

我拎著無線電、望眼鏡和充好氣並塞滿紙條的汽球來到了山腳下的空曠場所，確認附近沒有人後，便拿起依舊沒有電池的無線電靠近嘴邊。

火——賤人一號，這裡是火箭人二號，有聽到嗎？我再重複，這裡是火箭人二號，請接受訊息，完畢。

我鬆開手，將飄忽不定的白色汽球送回歸天空尋根，大概到十層樓的高度

後，我便拿起望遠鏡，並小心翼翼的移動腳步，追蹤著汽球的足跡，得確定賤人一號會是哪時候收到訊息。

汽球飛得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突然間我想起了什麼，將手中的望遠鏡丟到一旁，然後就這樣看著那顆汽球越發渺小，最後連一個白點都看不清楚，消失在我的視線裡。

嘿。

賤人一號，你知道嗎？

即使我的懼高症已經好了，但我想到待會目睹那顆汽球爆炸的樣子，內部空氣跟我的壓力都好大，紙張會噴發就像你當初的肉身殘骸一樣瓦解四散。

你知道嗎，我裝文青洋洋灑灑寫了那麼多張紙條。

但其實我還是不願接受這一切。

=====

評語

吳鈞堯老師：

朋友當飛行官空難、心儀的女生遭男友流傳色情影片……在兩種災難中，以飛行與下墜串聯，找到各自的安頓。對於飛行知識的掌握讓本篇更有說服力。是一篇大量運用技術的一篇，幸好在融合上能夠高度織錦，完成繁複但亮麗的文字景觀。